

广州多友会---爱的朝圣之旅

题记：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 跟随他， 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

纪·哈·纪伯伦（Kahlil Gibran）《论爱》

在广州受困于台风时，李金铨老师说：“前年在内蒙遇见沙尘暴，去年在川西藏区夜晚断电，今年被台风困在开平酒店，每年都有难得的回忆。”

这一届广州多友会，除了遍尝清淡养生的粤式餐饮，就是关于“热”的记忆：热情多变的南方天气，热诚无私的中大多友团队，热烈丰沛的多友情谊。旅行中无论遇到什么意外或惊险，在和大家一起辗转行进的途中，心底总有一股股温热的心流在回旋往复。

我也不断地收获弘一法师推崇备至的修行精进法宝---“惭愧心”：多友们在天伦之爱、友伴之爱和信念之爱中的丰美，让我在面对自己的贫瘠与匮乏时倍感惭愧。然而在一路同行中，透过这“惭愧心”，心底继而生起了爱的喜悦，常伴随着感动的潮水充盈我的整个身心。

爱的朝圣：天伦、友伴与信念

天伦之爱

《道德经》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童心“纯真不伪，本色自然”，在儿童和少年的眼里，他们的世界自由自在、人人都有一双会飞的翅膀，成年人的世界却多是无聊琐事和大小规则---大多时候这确是实情。一同参加多友之旅的多友和多二代们，与其说是多一代带着多二代在结伴游历山水的过程中学习长进，毋宁说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唯恐一不小心就入戏太深的多一代，借此良机向多二代们学习，回归内心的童真。

厦门大学多友夫妇乐媛老师、陈经超老师的龙凤双胞胎多二代没有参加海岛之行，最终成行的多二代总共达19位，还没有算上一位尚在妈妈体内孕育、堪称史上最神秘的“多二代”。我们这支“多二代”的大军，浩浩荡荡开赴海岛，却因为五十年一遇的“妮姐”台风，一路经历了台风撤离海岛、温泉酒店避雨。

一路目睹几位幼儿尚在襁褓、竟已勇敢携子同游的多友妈妈（如复旦大学的郑雯老师，幼儿才18个月大），携老扶幼，拖着超大的行李箱甚至童车，面无惧色地和大家同进退，暗暗担心她们和幼儿经受的暑热疲累，更是敬仰她们排除万般艰难、携爱子一同奔赴这爱的朝圣之旅的虔诚。云南大学孙信茹老师与先生

也勇敢地携3岁小女同行。从四季如春的昆明来到夏季的广东，小朋友大概一时难以适应，有两次都见她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包着委屈的泪，面对满桌菜肴却毫无食欲，信茹老师和先生一心照顾爱女，自己的两餐也便草草对付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王蔚老师带着正经历一次小小叛逆期的小钢蹦儿，也加入到这次朝圣之旅。这次旅程因为台风影响而变得辗转，对幼儿而言就更为辛苦，一路上只听见王蔚老师一会儿为小朋友朗读，一会儿又与他温柔地对话，以无尽的爱意与耐心安慰小朋友的不安和疲惫。华东师大的路鹏程老师和中山大学邓理峰老师都独自一人携幼子出行，一路上照顾得细心周到，演绎了多友版的“中国好爸爸”。

年纪大一点的多二代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圈子。这样的小圈子对同龄人是开放的，但一般的成年人若气场不够，就会很难融入其中。怀赤子之心的李老师和师母却是例外，所有的多二代们都和他们亲近。南京大学朱丽丽老师家的甜甜，已经有了很独立的观察能力与细腻的情感体验，文字灵秀，才情初露端倪；暨南大学邓邵根老师的爱女邓子豫，一路经受疾病之苦和友爱之甜美，坚强乐观，旅程一结束就勤奋笔耕，文章饱含深情；曾有缘同桌用餐的呼延同，有一次落了单，没能与自己的友伴坐在一起，一直只是埋头吃饭、闭口不言，中华女子学院金梅老师解释说重情义的同同一直都在担心好朋友子豫的病情。

在海岛上极其珍贵的体验是与武汉的几位多友一起在海滩漫步的夜晚。同行的有武汉大学刘静慧老师和女儿张达之小朋友（小名天天），武汉大学洪杰文老师的夫人陈娜老师和女儿洪瑞祺小朋友（小名祺祺）、武汉大学叶晓华老师、湖北大学罗宜虹老师。一行人缓缓前行，细细的沙粒铺在浅滩，海浪轻柔地彼此追逐，脚下不时就能冒出一、两只小小的贝壳。乐天的天天不时对着大海开怀地笑，娴静的祺祺则轻叹夜色的美好，两位小小友伴，一动一静、一张一弛，相得益彰。

还有几位更小一些的多二代，也有幸与之有过短暂的交集：清华大学梁君健老师家的泠泠，在回酒店的车上与爸爸聊了一路自己最爱吃的食物，从米饭到灯泡到大树，童真无邪；安徽大学的刘勇老师女儿常常在餐桌上静静地收听故事节目，专注的神态令人难忘；辽宁大学王鑫老师的女儿“朵朵”，是多一代和多二代中的人气王，短短几天就圈粉无数。

旅途中，远远地看着这些人间四月天的生命，在其间盛放的灿烂笑容和心无芥蒂的友伴之情，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日渐稀少、弥足珍贵。“少年强则中国强”，多二代们是爱，是暖，是未来和希望。

友伴之爱

旧友

到广州开会的第一天，早晨6点就被南国夏日的阳光唤醒，洗漱完毕后的时间仍很充裕，便提早来到餐厅用餐，一眼就看到城市大学 Kitty 熟悉的身影。此后的几天里，只要我早起并准时到餐厅用早餐，就一定能遇到像时钟一样精确而守时的 Kitty，我想这应该是 Kitty 的工作总是那么高效的原因吧？后来又遇到13年4月在城大访学时李老师一直赞不绝口的爱徒宋韵雅。当时韵雅临近毕业、

刚定下要去浸会大学工作，李老师邀请她参加与我们的交流活动，才有机会了解到她的出色。这次再见面，韵雅已在浸会大学任教近三年，已渐渐脱去学生的稚气，成长为“有韵”而“优雅”的青年学者。

与沈菲老师夫妇在岭南印象园同行时已近正午，室外气温和气压都很高，是典型的桑拿天气。在有空调的餐厅内午餐后，导游发了一张游览导图给大家，宣布自由活动3个小时。我和菲嫂拿出游览地图，请沈菲老师建议下一步的游览路线。沈菲老师却淡定地轻轻推开地图，说自己哪里都不去，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打算一直坐在餐厅吹冷气。后来，我与中国传媒大学张磊老师、南京大学朱丽丽老师跟着李老师、师母与李岗导演夫妇一行，步出餐厅不到20米就被热浪逼进路边的甜品店；当四处寻找有冷气的甜品店却遍寻不着时，我想起了沈菲老师仿佛早已洞悉一切的眼神。

这次行程还有幸见到了三位同期多友和他们的家人。同期多友中山大学传设学院卢家银老师是本次多友会的会务组成员，他充分发扬了多友“一人办会、全家服务”的传统：在我们海岛行之前的晚餐上，家银的小女儿紫端小朋友，捧着一壶茶为大家斟茶续水，好不暖心。在中大的欢迎晚宴上，碰巧与同期多友陕西师范大学滕鹏老师和夫人黄蓉老师同桌用餐，性格豪爽的滕鹏在香港访学时就常热心照顾大家，女儿也一样温暖贴心。同期多友华南师范大学的刘兢老师携太太刘琼和爱子汐汐加入了下川岛之旅。七岁的汐汐像爸爸一样博闻广识，在连续三个小时的车程中全无倦意地为我普及动物界的食物链知识，下车时我已对他生出滔滔的敬仰之情。后来才知道，汐汐与我的对话还有南师大庄曦老师家的小西米在安静地旁听，并将这些细小点滴记录在了她与妈妈共同创作的“母女联弹”中。



（紫端小朋友在广州多友会后，与父亲卢家银同赴新疆差旅。感谢张志安拍摄、提供照片。）

新识

途中的一次有趣畅谈是在去“花好月圆”的路上，与被李老师和众多友赞为“上书房行走”、才情高妙的辽宁大学王鑫老师碰巧邻座。王鑫老师已经深耕跨文化传播研究多年，这恰好也是我近来在思考切入点的领域。跟着她落座以后，才发现自己被一个特别紧密的团队包围了：同桌的延边大学徐玉兰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周奎老师、厦门大学陈经超老师、中山大学陈敏老师、《新闻记者》刘鹏老师等好几位气场强大的多友，都与王鑫老师同属最近一期的多友。他们的热情极富感染力，所到之处尽是欢声笑语，彼此相待更是亲如一家人，堪称多友中的“最”多友。

西北大学翁玉莲老师、厦门大学余绍敏老师也是情同姐妹，常常形影不相离。两位老师身上都充溢着淡静、从容、温暖的美好气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开口即含笑，如一阵清风拂面，令人心神安适。在台风逼迫我们住进的温泉酒店内，两位老师和李老师在微信群内的幽默对话令人捧腹，台风的消息带来的压抑和焦虑顿时烟消云散，只留下酒店周围的绿树环抱和啾啾鸟鸣。

在珠江夜游的船上和一直有些沉默的上海理工大学瞿旭晟老师交谈，才了解到他刚刚专程去东莞送别了一位因为白血病而英年早逝的好友。我一直认为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两件，除了爱与不爱，就是生和死。虽然自己也已经历过几次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仍一时难以找到妥帖的话去宽慰刚刚面临生死离别的多友，只有静默和祝福。

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磊老师是一只内敛的“大白”，典型的低调暖男。他一路上分派给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每一位需要照顾的人。在海滩上为多友们拍照纪念，在赶路时帮导演搬运沉重的行李箱——让导演感动地称呼他“磊哥”。在因为台风撤离海岛时，我落在了队伍的最后一位，很幸运地有“磊哥”同行，得到不少照顾。

还有一件有趣的插曲。有一次发现在行李间里找不到我的行李箱了，武汉大学洪杰文老师立刻热情地帮我“调查”，结果很快水落石出，竟是一起“连环案中案”：先是李岗导演匆忙中拖走了刘鹏老师的行李，接着刘鹏老师领走了我的箱子，最后，李岗导演那只装有极其重要资料的行李箱则留给了我。

“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小雅·伐木》，借鸟与鸟的相求，比人和人的相友。此次广州多友会之行，“温故而知新”，在旅途中重逢旧友、结识新知，真是人生至乐。

信念之爱

在岭南印象园内有幸与朱丽丽老师、张磊老师，一起随李老师、师母和李岗导演夫妇同行。导演的夫人岗嫂身体欠安，又恰逢高温天气，师母体贴地陪同岗

嫂就近在一家甜品店坐下休息。我们则陪着李老师与导演找到另一家有空调的甜品店，在其中躲避暑热。细心的丽丽老师张罗着给大家买来甜品，我们正想就《阿罩雾风云》一片请教李岗导演，前一天由清华大学梁君健老师主持的观影交流会实在让我们意犹未尽。这时，导演却突然找不到他的手机而开始不安地四处寻找。张磊老师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他的号码，一会显示拨通了无人接听，一会却又变成无法连通的信号。导演告诉我们手机本身丢了其实无关紧要，但其中保存的资料极其贵重。

尽管遇到手机丢失的意外，导演仍主动与我们谈起他的心血之作：《阿罩雾风云》。导演回顾完成拍摄该片的八年中间所经历的种种艰苦：拍上集时自己就已垫资了五、六百万，在克服种种困难将上集拍完后，却又立即陷入更为艰困的局面：当时已完全没有资金支撑后续的拍摄，需要立即再去募资；但剧组的演职人员都受档期的限定，没有可能留出时间给导演。导演说那段时期是他人生最深的幽谷，每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支持他在黑暗中坚持走下去的，只有“阿罩雾林家”这个故事本身的力量。导演说，之前是他和团队满世界去寻找和挖掘故事的线索，后来却变成故事中的线索都会主动来寻找和缠绕他。在讲述这一段经历时，导演的眼中微微闪着泪光，令听者动容。

李岗导演倾其所有投入到《阿罩雾风云》的拍摄，在八年之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也难以真正体味的艰辛和困苦。除了来自岗嫂和家人、朋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对信念的热爱。在李老师这样的学界长辈对后学成长的殷殷关怀中，在本次中大多友论坛的学术活动中——从志安院长、林喜根教授的开幕致辞、何志武老师代表多友的发言，到杨小彦教授的精彩报告、诸位多友真诚的学术分享等等，都闪烁出这样动人的信念之爱。

爱的“超人天团”：

这次广州多友会更是见证了一只超有爱的“超人天团”：中山大学传设学院全心服务多友们的会务组，向这支团队致敬！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挂一漏万，幕后还有办公室老师和其他老师、同学们，遗憾无法完整列出致敬。“天团”成员之一、同期多友卢家银老师的关键词为“一人办会，全家服务”，此处不再赘述。

陈敏：“等你，在雨中”

为了照顾好大家，贴心的陈敏老师干脆自己举着导游的小旗、凡事亲力亲为，一开始甚至让人误以为她是一位书卷气质型的美女导游。在去下川岛的渡船上，大家都在休息，却见她打开列满事项的小本，神情严肃地考虑每一项细节。每次入住酒店之前，我们都长吁一口气，陈敏老师和会务组的紧张工作却刚刚开始。为集中精力、不出错漏，陈敏老师不时轻锁眉头，在回应多友时才又亲切地微笑。一路上，多友们都很担心她太辛苦，她却一直说自己“只有甘，没有苦”。

余光中的诗《等你，在雨中》颇为契合小敏老师的温婉、细腻：“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

里，有韵地，你走来”。小敏老师这首优美的小令，豪气干云地完成了服务多友的重责。

陈楚洁与袁梦倩：“风一般的男子”与“阳光美少女”

若没有这次旅行，我们见到的陈楚洁老师一定是一位优雅、矜持的青年学者，面带微笑、在讲台或学术论坛上侃侃而谈。然而这次旅行中，单单是我就亲见过他几次拖着自已的行李箱狂奔。一次是在码头上排队上渡船，突然他拉着自己的箱子从大家身边狂奔而过，原来是要将船票赶在开船前送到前面的老师手中；另一次，是我们在温泉酒店挥别要乘车先赶到机场的导演夫妇，车刚刚开出10米远，突然就见到先前还好好的楚洁，风一般地飞奔去追车，为了要将遗忘的证件从车窗里递还给导演。这一行数日，不知楚洁是否记录过自己总共狂奔过几次？在飞奔之外，楚洁还要和团队一起操心台风路线预测等各类数据分析和协调工作，不时在群里宽慰大家，实在是无时无刻不在用心。

如果没有太阳，就不会有气的流动，也就不会有风。在风一般飞奔的楚洁身后，是无论人们的心情有多焦灼晦暗、都会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的气场感染现场的袁梦倩老师。第一次晚宴，我就将梦倩直接归入了学生志愿者的类别，被称为“永久性脑损伤”的博士生涯在她的身心都未留下任何雕刻的痕迹，只是赐给她满腹才华，满心阳光，满脸纯真。在微信群里，她总是不时地将阳光装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趣又有爱的表情包一起发送。

周如南：“安静的美男子”

周如南老师是大家都想做的那一枚“安静的美男子”。无论是在烈日下浑汗如雨地搬运矿泉水、以确保多友们上车后都能补充水分、以免中暑，还是在台风之夜，一面同会务组的老师们在另一个小群里与旅行社商议各种备案、协调各种争议，一面在大群里携手楚洁等老师，即时回应多友们的信息，整理、发送最及时又专业的台风路线预测图，致力于消除关于台风的信息不对称，令一众多友大感安慰，如南，其实更“如水”，从内到外都是宁静、平和。

邓理峰：“Silent Night”

邓理峰老师是最先联系我的中大团队成员，单从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平安与理性。所有琐碎事务经过他，都会交待和处理得清晰又及时，对多友关怀备至，周到妥帖。见面当日，则又更多感受到了他的谦卑与喜乐。后来的旅途中，邓老师携四岁半的幼子同行——前一天还在感冒病中的小朋友邓永乐。有幸和四岁半的乐乐同桌吃过几次饭，每每看到小小的他，果如其名，永远都满脸喜乐。我们很好奇：乐乐难道就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邓老师说：无论乐乐有多不开心，只要听爸爸唱起一首歌——**Silent Night**，他就会马上安静下来。微笑的乐乐依偎在微笑的爸爸身边，喜乐、安详。

李艳红：“如歌的行板”

返回广州的行程中，有幸和中山大学李艳红老师相邻而坐、一路畅聊，才发现原来她是北大的学姐。我们先是很自然地谈起共同认识的北大教授，继而谈到养生与工作。这位北大学姐已臻化境的养生功夫、学术境界与人生智慧很快令我折服。艳红学姐推崇“将要做的事分成细小的份额，慢慢融入到生活中去，让其变成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任何事情都能在不知不觉中做成，同时并未给自己增加压力，才能长久。初听上去，只是一种不足为奇的小技巧，细细品味才能明白，这化骨的功夫真足以改变生命的状态。难怪无论发生什么意外，工作节奏有多紧张，她都能像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一样优雅而舒缓，不疾不徐。

与艳红学姐继续交流关于锻炼、养生、冥想时，她分享了一种方法：睡觉时同时用颈枕、腰枕垫在颈下和腰下，这样只是改变睡觉的方式，就能对伏案久坐导致的颈、腰部肌肉的劳损达到很好的疗愈效果。我回家后赶紧学来一试，此法果然不虚，不过人便会一整晚都是一副“挺住”的僵硬姿势——这一切身的体验虽然细微，却令我更加心悦诚服地膜拜长期坚持这一睡姿的艳红学姐。

张志安：“生命的深泉”

到广州之前就听过关于志安院长的传说，李老师介绍说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年轻的新闻学院院长。我赶到餐厅时，晚宴已接近开场，先到的多友们都谦让，反倒只空出来李老师、志安院长旁边的座位给后来者，惶恐中就坐了。近水楼台，幸运的我首次近距离领略到了志安院长的魅力和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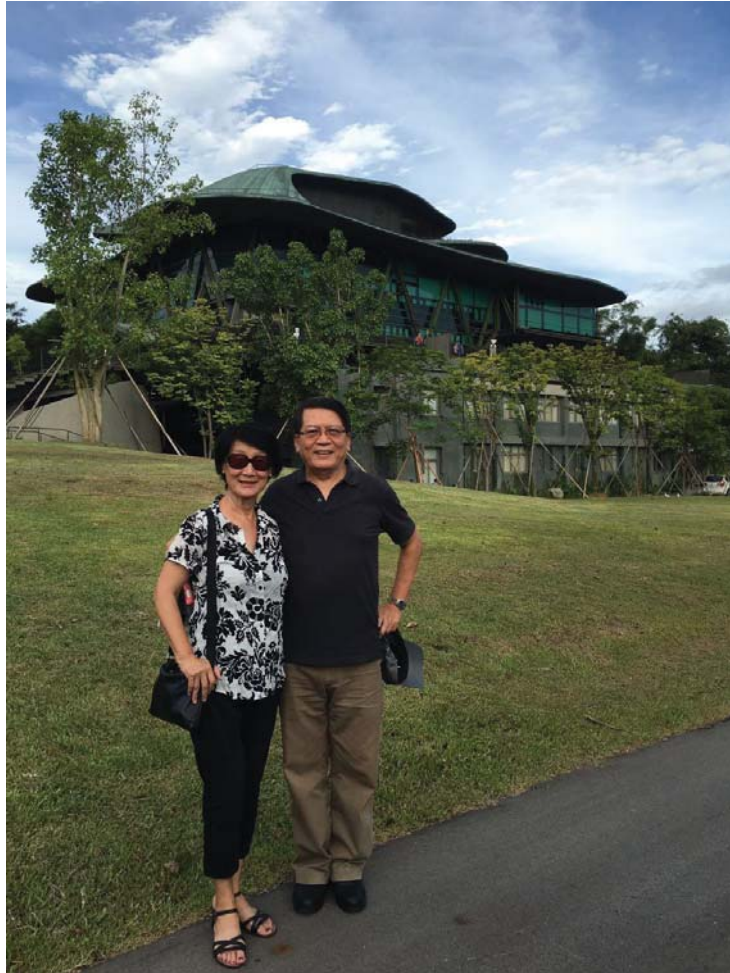
和我此前设想的不太一样，这位李老师口中“最年轻的新闻学院院长”全无矜持，反倒常常扮演逗人开怀的角色，十分亲切。在论坛开幕仪式上，志安院长致开幕辞则如行云流水，高远恢弘。在学术分享的环节，又有幸与志安院长同在一个小组，听他分享自己最爱的一本书——《燃灯者》，这本回忆录展现了一段师生情，诚挚感人，在早年就深深打动和激励他一路前行。志安院长回忆说，当时正侧身坐在一个水池边，读到直抵内心深处的段落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已满脸是泪。

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本性，就要问他最爱什么？人之所爱，往往是对其最为准确的定义。作为中大传设学院的一位代言人和“燃灯者”，“厚重如山、空灵如诗”的志安院长，与这所年轻的学院一样正值青春时，涌流着生命的深泉。

师母颜嘉琪：“春风十里，不如你”

这次广州多友会离不开超有爱的“超人天团”；而包括本次多友会在内的历届多友会，更是无法离开师母颜嘉琪爱的牺牲和奉献。在香港访学时就已熟知了师母与李老师之间持续一生的缘分：祖籍浙江舟山定海的师母，幼年便与家人在战乱时期逃难到台湾；与李老师相似，都在台湾成长，美国求学与工作；原在美

国大学从事心理治疗的师母，为了陪伴家人而离开美国，后与李老师一起定居香港。师母的深情陪伴，从此一生一世、万水千山。



（李老师、师母颜嘉琪在广州多友会后，应林怀民邀请赴淡水参观云门舞集排练水月。感谢李老师提供照片。）

师母不仅以爱陪伴家人，也以爱陪伴多友。每年3、4月多友会访问香港，暑期则在内地联谊，师母都会与李老师一起陪伴各地多友。在香港，师母与李老师陪伴我们熟悉香港的历史文化景观、青山绿水与市井生活场所；到内地，师母也会与李老师陪伴我们一起旅行。师母从来不顾舟车劳顿，总是给予每一位多友和多二代绵密的爱、恰切的理解和温柔的关怀。这几年来与师母的同行人并不多，可一旦相逢，长久留在心底的都会是她满含爱意、柔和澄静的微笑和拥抱。

邓理峰老师在论坛中提出一项深具洞察力的思考：“一个年轻学人，究竟是因为他/她本来就出色而成为了多友，还是因为成为了多友，而后才变得更为出色了？换言之，多友，究竟是一种彰显学人成就的身份标签，还是一种助力成就学人的学术社群？”西北大学的翁玉莲老师，在她文如其人、典雅诗意的文章中深深地慨叹多友之美：“因为她们的美才成为多友的呢，还是因为她们成为多友才更美？是因为她们的美足以标签化还是她们被标签化后更美呢？”

完成这场爱的朝圣之旅后，我也不禁问：多友们在天伦之爱、友伴之爱和信念之爱上的丰润，是他们原是受到上天垂青、活在爱中的幸运儿，还是因为他们怀着真诚的勇气响应爱的召唤，历经爱的“春打而赤裸；筛分而脱去皮壳；磨碾直至洁白；揉搓直至柔韧”，最终得以在爱的托举下，超越了生活中繁复冗杂、常自相矛盾的“事实”，靠近了清晰简洁的“真相”？

流动的盛宴：以文会友、以友会文

带领“超人团队”赤诚奉献的志安院长说：多友，是一段短暂美好的记忆，却会相伴一生，就像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的深情告白：“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记录了自己近四十年之前、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的那段岁月，其中的巴黎，已并非多年前他置身其间的“现场”，而是历经时间流逝仍然留存的历史记忆。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成为了多友，那么你此后一生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多友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即使在完成这次爱的朝圣之后已踏上各自的归程，流散在各自的时空，但这段经历同样也将相伴我们一生，珍存在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中，等待下一次的交汇。

在等待台风过境的温泉酒店，李老师在微信群里不忘提醒大家，“以文会友，以友会文”是多友的传统，要及时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与大家分享。在这次旅程中，我开始体悟到李老师倡导这一传统的良苦用心和多重深意。

首先，这是一次由集体共同完成的新闻实践。在欣赏各位多友佳作的时候，看到自己说过的话出现在某位多友的笔下，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被记录的对象；当凝神回望、提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自己又变身成为主动的记录者。因此，“以文会友、以友会文”的传统，并不限于是一项能促进彼此了解、增进亲密感的学术活动（如同在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李老师总会带领大家与学界前辈们一起行山读诗）；更是一次生动别致的新闻生产实践：所有人虽然参加的是同一次旅行，但每个人的角度各各不同，通过记录和分享，大家的视角融合为一体，这就合力完成了一份对“多友之旅”的全方位深度报道。

“以文会友、以友会文”也是大家建构共同的历史记忆的最好途径。多友这一席“流动的盛宴”，不存在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任何“现场”最终都会消失，唯有记忆会长留在心底。在阅读大家笔下的广州多友会时，我们在记忆里重又相逢。“以文会友、以友会文”的传统，让我们有机会将一起分享的这段短暂时光，借助深度的写作，由生活的表层深入到思想和情感的世界，共同建立为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

玉莲姐说：“我们即使在现实被阻隔，也会在灵魂相遇”，邵敏姐说：“相聚时珍惜，分离时怀想”，于我心有戚戚焉。“以文会友、以友会文”的传统，

帮助多友们即使被现实所阻隔，也能在记忆里重逢。现实是空间的维度，记忆则是时间的维度。多友们所共同建构、共同珍存的“流动的盛宴”，更是一个诗意的时间概念，由珍贵的记忆和丰富的情感构成。

廓尔忘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

李老师在这次旅行中勉励大家“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这既是帮助我们在意外遭遇台风威胁时舒缓担忧和焦虑的安慰，更是隐喻了对我们在未来学术和人生中面临陡峭险峻时所应抱持精神追求的期许吧？

正如 Siegfried Sassoon 的不朽诗句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每一位多友的灵魂深处都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猛虎”来自苦寒磨砺，令人慷慨雄阔，能逆流而行；“蔷薇”则由爱浇灌，让人心底细腻，有温柔慈悲。人的一生，可能会经历高低起伏各种悲喜境遇。心底有猛虎，才能随遇而安；心间有蔷薇，方能自得其乐。

弘一法师在他辞世前致生平至友夏丐尊、弟子刘质平和性愿法师：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自 2005-2006 年创办“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和翌年创建的“多文雅集”始，李金铨老师、带我走进“多友”群的姚政宇老师、沈菲老师等香港城市大学各位老师，齐心协力、毕十年之功，呕心沥血创建起“多友”这一无冕也无形的友谊与学术社群——其中师母一路的辅佐和陪伴尤为感人。在这些可敬可爱的“行路者”筋骨劳乏时仍满怀春风、携手前行的温暖身影中，也饱含着这样的意味深远。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陈侠】